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四十六至四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舉人臣孫烔

南史卷四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六

李安人子元履 戴僧静 桓康

焦度 曹武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子奉叔 王廣之子珍國 張齊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

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為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

逐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後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廹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

泰始以來内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為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沿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人生擒之斬建康市

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啟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啟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令呼為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為祟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

融誅鬱林敕元履随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為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静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隂齊髙帝撫畜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齎錦出事發繋南兖州獄髙帝遣薛深餉

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内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

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静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髙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静使領軍向江陵僧静面啟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

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

上不答而心善之從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

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

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縶衆皆

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容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

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

陷陣旅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随高帝入宫高帝

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黄回回時為南兖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吴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

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顔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鬬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啟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眞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為龍驤將軍為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為賊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

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為巳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内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為郢州度仍留鎮為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髙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使毂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

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還都為貴戚追敘郢城時褰露穢褻之事其戇如此為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

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辟親人授之辟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敎乃大言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静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

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東昏即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悉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妓金翠耀眼罷服精華蟲兒等因

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
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
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
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子世宗兄弟
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
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
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
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

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為劭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兖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為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為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謚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絶衆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産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

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寳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啟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為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為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

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

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搆難盤龍時為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沌陽侯高帝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

城辭於王儉曰令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敕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屍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

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衝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矟後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為兖州刺史進爵為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

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邉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絶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閤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為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内無所忌

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鈴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綦毋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

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為寇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勔幢主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抜勔大賞之即擢為軍主廣之於勔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

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啟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啟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啟聞政恐得輿復

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第自恣之令啟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為侯武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為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諡壯公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為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

都路經江州刺史郴世隆臨渚餞别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為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

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内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黄

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灄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怏酒後於坐啟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踈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

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
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
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荆州司馬垣歷
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荆府司
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兗
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
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旦與

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内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脩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

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釁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静桓康焦度曹武吕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

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南史卷四十六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

李安人傳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又一項羽神事

顧炎武日知錄所謂一事而互異者也

曹武傳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帶監本誤帝今改

正

呂安國傳謚肅侯○侯監本訛侯今改正

史臣論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報

罵二字不可解本傳意望台鼎心常欝怏及酒後啟

帝因致疎退一叚梁書不載所謂報罵者或指此然必有訛字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

南史卷四十七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七

荀伯玉 崔祖思 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祖思宗人文仲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栢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祏 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闓之給事

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八風儛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

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髙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随髙帝還都除奉朝請髙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别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髙帝善之髙帝為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髙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

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効矣昇平初仍為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為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髙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
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
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者
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
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啟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
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
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
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

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宫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宫命裝束又敕大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宫召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

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甞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惙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閤方荀伯

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救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胥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

日應行令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為尼

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唐堯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

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啟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内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羮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羮膾吳食非祖思所觧祖思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羮豈闗魯衛帝甚悅曰蓴羮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内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閎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

武帝即位祖思啟陳政事以為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曰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

則陶瓠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

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

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宜

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

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曆抑此之由又曰案前

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

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

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

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

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虡羽戚登歌而已上

詔報荅後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

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歎惜祖

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

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為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

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

上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

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
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
元祖歴位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
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啟淮北頻歲不熟
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
而徐兖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
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
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

姓所懼除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從封隨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諡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為冠軍録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歷宣江楚雲雷兆

壯天山縣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轉晨征幹精潭而悵泗柮松洲而悼情蘭含風而寫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欹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戒旋鷁躍遠波情緜緜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閔孳泰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

飈兮漸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侃達髙帝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付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為平南録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為帝太尉諮議侃事髙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為黄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

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户尚書父秀
之黄門郎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
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户外問内豎消息問未知轉
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
仕宋位黄門郎宋明帝詠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
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
尚貧薄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

元初為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
為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
曰何曾食疏有黃頷臛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
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
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
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
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粣及雜肴數十
輿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

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欝林王立兼
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
年以白衣領職欝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
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
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
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
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
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

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為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奬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

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荅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

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傒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

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荅因見知歴位内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為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髙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

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鋭蔑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籍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

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門郎先時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即位敕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甿俗巧偽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敎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

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旣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虚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

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擒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乗勝百姓頗被强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矟為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内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

外郎孔琁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皁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為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為湘東國常侍不為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為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

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炭至鼎味莫
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内後宫爭者帝使筵其男女
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碁見親
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彦遠率爾從旨其
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
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帚英掃
箒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
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

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為御史中丞頃之啟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為豫章内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徒右長史祏姑為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謚景

皇后生齊明帝祏少為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為吳興以祏為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别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祏每説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悦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祏

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軍明帝為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驎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於祏祏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躓今為雍州儻

相中平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為雍州閫外一以相委祏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祏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祏弟衛尉祀為侍中皇后弟劉暄為衛尉與始安王遥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誡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祏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為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治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

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鵞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遥光遥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在殿内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静

以鎮之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祏祀同日見殺祏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祏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祏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廞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

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
及聞祏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户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
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遥光事起以討暄
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
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
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
焉可信乃誅之暄為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祏
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

將軍膻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兖將興霸業崔蘇睹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悰笥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誡蓋亦遠有致乎江祏立辟非時

竟蹈龍逄之血人之多僻葢詩人所深懼也

南史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四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陸澄　陸慧曉 子倕 孫繕 兄子閑 閑子絳 絳弟厥 厥弟襄 襄兄子雲公 雲公子瓊 瓊子從典 瓊從父弟琰 琰弟瑜 瑜從父兄玠 瑜從父弟琛　陸杲 子罩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竝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泰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絶羣后宜遵聖王盛

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彦回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儉嘗

問潛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糜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髙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

前儒榖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廩畧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髙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隷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禄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子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

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買劵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

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修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慠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

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為帝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録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

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修身

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

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

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為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

以為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服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

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内起兩茅屋杜絶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歳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為外祖張

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梁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為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

卒子纘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郎卒次絢有似於僉一看殆不能別

繕字士儒僉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掌東宫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為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為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為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宫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

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
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
中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
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子以繕東
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
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
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為同

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别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終完襄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暠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脁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

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黄擿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

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

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語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

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

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

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昌導而修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

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駡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勲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裒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梁武帝乃改為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啟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

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褱孝感所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褱年已五十毁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内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毦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别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褱先已率人吏修

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鄱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羅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晛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

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為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

干縣侯

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為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為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

著作雲公善弈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為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黄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為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並有文集行於世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竝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毁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為陳文帝所賞及討周廸

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勑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兹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為給事黄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勑撰

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鑑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為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

瓊哀慕過毁以至徳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

琰字温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甞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

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為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

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為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

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為益州刺史亦加督䘏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簡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

與甥為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竝到上省交禮
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為司徒從事中郎梁臺
建為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
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
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梁武聞之以問杲
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
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
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

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
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嬿杲在臺號不畏強
禦為義興太守在郡寛惠為下所稱歷左户尚書太常
卿出為臨川内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啟求募部曲帝
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荅所由不為受帝頗怪之以其
臨路不咎問後入為金紫光禄大夫特進卒謚質子杲
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
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

泉志一卷並行於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羣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千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見稱覃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微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南史卷四十八

南史卷四十八考證

陸慧曉傳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海陵梁書作東陽

陸襄傳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中從事梁書作治中本卷襄父閑傳仕至揚州别駕

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琮梁書作琛

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横死賴陸君○抄梁書作平又賴字下衍有字

陸雲公傳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狹梁書作闊

南史卷四十八考證